

位有關先生能夠出席，本人在此敬致誠摯的謝忱。大森先生是我國陶業界中，頗有貢獻的人物。尤其，他是雞皿燒的元祖，是東京派的泰斗。因此，希望先生在參觀過（會場的）展覽之後，能聆聽先生對於這方面的高見，使我們對於本島陶瓷界能有進一步的發展。本島陶業產地有：臺北州的北投、松山、鶯歌；新竹州的苗栗、桃園；以及臺中州的南投、魚池等地。其主要產品為甕類，如家具品極少，至多也只有本島人所用的飯碗、花盆和碗公等而已。這些產品的生產額，在昭和九年時為二十五萬圓。然而本島內的消費額大約為一百七十萬圓，其不足額都必須完全要靠進口。也就是說，內地（日本）有一百三十七萬圓，對岸（中國大陸）有九萬圓，合計為一百四十六萬圓，向臺灣輸入；而本島產品在整個消費量中，僅佔一成五而已。由於所佔的比例實在很少，所以我認為臺灣陶業的發展，還有很充分的空間。

我希望經由領教先生的高見，作為對本島陶業進一步改善的參考。在這裡首先要就發言的順序上提出說明。請各位業者先做說明，接著請大森先生就每個人的問題提出高見；最後，想請先生就您所從事的研究提出說明，給我們指教。以下請服部先生開始發言。

服部：與其要我來說話，還不如把這個機會留給大森先生向大家發問比較好。其次，對於臺灣陶業的現況以及將來的情況，我以前曾經寫過這方面的資料（譯按：服部武彥於昭和十年四月曾著有〈臺灣の陶業〉一文，載於〈臺灣經濟叢書〉，中文有蕭讚春，蕭富隆合譯本，載於〈臺灣文獻〉第四十三卷第一期。），所以現在就這份資料，請大家先加以參閱。首先，就中央研究所的研究作為基礎，略加說明如下。

首先，是有關北投的陶業方面，現在有瓷磚以及碗盤的生產，看來現在是已經漸漸在萌芽了。

所用的原料產自北投附近山上，埋藏量相當多。把這些原料用水洗之後，大約可以得到二成左右的原料土，在品質上，和瀨戶的原料土大致相同。然而，因為只有二成左右可用，所以原料成本上，就變得相當高。不適合用於大量生產上。然而內湖庄有相當好用的黏土，如果加以利用的話，則成本就會降低。而且如果在北投黏土中，加入天草黏土（譯按：天草黏土為日本熊本縣所產之黏土，是日本陶瓷最常用的原料之一。）的話，就可以做出完全接近飯碗品質的產品來，其產品的顏色就會顯得白一點。

將來臺灣的產品方面，我認為不必仿造內地的製品。用當地獨特的原料來製作富有特色的產品比較好。

最近松山蔡先生從事辰砂瓷器（譯按：辰砂瓷器指上了辰砂釉之瓷器。所謂「辰砂釉」是指用氧化銅為主要著色劑，在窯爐中以還原氣氛燒成，而呈現紅色的銅紅釉。和中國的寶石紅、銻紅以及牛血紅等，都是同一類的釉藥。蔡川竹在當時即以這種銅紅的「辰砂釉」獲得日本人的稱許，他這類的作品尚有「水牛」留傳。）的製作，由於無法大量生產，所以想從量產化中得到利益，我認為是很困難的。即使無法大量生產，然而在這方面如果更加努力去做的話，也是一件很令人愉快的事。

其次，談到鶯歌的花盆以及南投陶器方面，以往由於燒成火度一般都比較低，所以一般普通的產品不是很好。這方面除了對於窯爐的構造以及燒成方法要加以注意之外，我認

為對於化粧土必須加以使用。

苗栗方面，那裡的土質非常優良，不必加其他的材料，就可以燒成鼠色的陶器。在內地，一些講究茶道的人對此（苗栗產品）使用得相當多。但是一般人（非茶道者）使用的則是一些白色陶瓷，因而這種鼠色陶瓷就會遭遇到一些困難。不過如果把這些土料拿來生產青瓷的話，由於土料含有鐵質，就適合做出高級產品。如果要把它拿來生產普通產品的話，那麼諸如飯碗之類的產品也是很好的選擇。由於此地噴出大量的天然瓦斯氣，在燒成方法上很便利，所以有人使用瓦斯作為燃料。然而，很遺憾地，一般都是燒製低級品。

最近在日月潭魚池庄的產品也和南投的產品同樣地優秀。由於土質非常優良，所以能燒出帶有白味的鼠灰色產品。但是把產品故意塗上各種顏色，反而不好。

在陶業上，一方面要大量生產，以提供價廉的產品；另一方面卻要使用手工，以保持其特有的風味，這是很矛盾的事。也因此，我們有相當艱難的路要走。作個結論：臺灣的陶業想要製作白色的高級品，雖然缺少優良的原料，但這可能是由於原料土的調查還不完整的緣故。到底是不是有什麼地方出產，我們還不明白。無論如何，到處都有青瓷與辰砂的產品，所剩的只是外觀設計的問題而已。我認為，這方面只要以優良的技術，來累積經驗，就可以發展起來的。

大森：剛剛從服部先生以及各位從業諸君中，聽到各種談話，使我對臺灣的情況有充分的了解。其中真的好像有很好的作品似的（指著研究所用苗栗土所製作的作品）。這些斑點雖然是缺點，但是也未必全然是缺點。產生這種斑點，說不定反而會變成長處。可是這個作品中，已經有了一些小斑點

，卻還故意加上瑣細的圖案，這種作法是不可以的。把缺點加以控制，並且好好地利用，是非常重要的。

這個壺（指中研所的作品，圖樣在此省略。）做得很好。像這樣，做得既自然又悠閒，又不造作的樣子是最好的了。寺西先生拿來參展的北投燒（拿古物參展，作為參考品），我認為是非常自然的。在陶器製作上，我認為與其神經質地敏感（譯按：指人為加工），還不如感覺遲鈍（譯按：指自然無爲）的好。

以下我想就陶業方面，提出幾點重要的意見。第一，是土料方面的問題。土料方面，並不限定於單一種類的土料；把各種不同的土料分別加上少許，而加以混合，也是很好的。例如在紅土缺少的地方，想做紅色作品的話，加上一些紅色材料，也可以作出和紅土製品同樣的成品來。所以稍加留意的話，就可以依各地方不同的特點，製作出富於特色的產品來。當地沒有土料，而很勉強地從島外進口，故意地去做白質陶瓷，這是很愚蠢的事。因此，水簸土含量只有二成的土料，卻想要和十成含量的土料來競爭，是不可能的事。設法盡可能多使用本地所產的土料，才是要緊的事。其次是釉藥使用方面的問題。以辰砂釉為例來說，整個作品中，沒有全部出現紅色，只有一部分呈現紅色，而一部分沒有呈現紅色，只有淡淡的顏色，這種情況也還是相當好的。

也就是說像鄉下姑娘那樣，把都市女人所穿的「腰卷」裙（譯按：一種日本婦女所穿的內裙。）全部露出來，那是愚蠢透頂的事。在當地有蕃人布之類的紡織品，格調人就已經很風雅了。只要把這種布料拿來加以使用就對了，這種紡織品風格的使用態度，我認為如果把它引用在陶器上，就可

以作出很好的作品。此外，最近的製作方面，如果不加速度生產是不行的。日本古代習慣上，古時候日本人有一種在四個半榻榻米的小地方，喝「抹茶」的習慣。但是如果今天還要去製做那種古代喝抹茶用的茶杯，就是很不適合了。在作品中要能抓住要領，保持單純，這是很重要的事。從而，在製作上把握明確的態度是很重要的。同一個人，一會兒要從事工業上的大量生產，一會兒又要從事藝術作品的製作，那是不行的。一定要在某一方面擇一從事才對。

服部：北投燒的沿革方面，是由京都清水六兵衛的伯父到北投來從事此一行業，這已經是很古以前的事了。他經過種種的研究之後，又採用了中國式的作法，所留傳下來的。這位清水六兵衛伯父的子孫到現在已經都不知去向了。

大森：在陶器的圖案方面，名家的作品畫得雖然平凡悠閒，卻顯得非常好。考慮得太多的話，反而變得不好。在展覽會上有一些用力過勤的作品，因為顯得太精謹了，所以常常會有落選的情事發生。

川合：我的作品如果稱爲陶器的話，是很冒昧的事。我採用裝烏龍茶容器的造形作素燒壺，在內部上了釉藥。另外還有水牛頭形的笛子、玩偶、壁飾玩偶等造形。總之，以上這些產品都只是應用了臺灣鄉土味道所做出來的陶瓷品。我是製作了各種的土產品，但是對我來說是相當困難的事。現在我提供原料土拜託各位製作素燒陶器。將來我也想要從事瓷器方面的製作。

大森：川合先生的水牛頭笛做得不錯。我認爲如果能稍加改良的話，就會成爲更優秀的產品。

服部：這個水牛頭是臺灣的百姓用來叫喚水牛所用的笛子，

它是用土燒製而成的。川合見生是仿造它來燒成的。

大森：川合先生雖然說是想從事素燒與瓷器兩方面的工作，但是兩方面都進行的話是不適當的。我認爲川合先生在專致於素燒方面是比較好的。

現在川合先生據說是從事裝茶用具的製作，這是很好的事。我認爲把陶瓷器和種種的產物結合起來是非常好的事。茶就用茶具裝，砂糖就用糖具裝，各有其樣式。就以琉球燒爲例來說，本來是作爲裝「泡盛」（譯按：一種燒酒名）而發達的陶瓷容器，如今卻好像漸漸變成陶藝品，（譯按：已不再拿來裝酒了）在各地出售了。

服部：現在中央研究所在製造香水。這種香水的容器我們考慮用陶器來製作，這個（圖略）就是試製品。

大森：這是非常好的事。我認爲把這個容器拿來裝香水是很好的。

寺西：我是在北投工作。由於缺少優秀的熟練工作人員，所以沒有辦法做出優良的產品。我們是以瓷磚爲主要產品。這方面由於原料不好，而使瓷磚無論在表面上，或者在形狀上都做不好。由於表面有斑點，所以使得辛苦上好了釉藥，也是徒勞的。我們一個月可以賣到三十萬塊瓷磚。在碗盤的土壤方面，使用了二成的北投黏土，製品有一定的形狀和花紋，每月可以賣出三十萬個。以前都是從對岸輸入的，如今本社的製品出來，除了可以對大陸產品加以遏止之外，還可以向內地（日本本土）移出。（按：即輸出之意。日據時期，由於把臺灣視爲「國內」，所以不用「輸出」一詞，而用「移出」表示物品是在「國內」流通，而不是向國外出口。）無奈碗盤的售價只能賣到一錢五厘。由於成本就要一錢四厘

一 臺灣陶業相關問題座談會

五毛，所以利益相當菲薄。碗公也是一樣沒有什麼利益可言。只有瓷磚方面好像還有賺錢的可能。

由於白色的產品不可行，我認為非得盡可能地依照自然的條件行事不可。

服部：現在照你的話聽起來，雖然好像是賠錢的樣子，但是以下的意見想請你作為參考。內湖地方出產含有九成水簸土的原料，把它加以利用的話，成本會比較便宜。所以請你考慮一下。這種土材的研究方面，我們（中央研究所）會充分負責的。

大森：寺西先生的作品方面，我對認為有希望的是建築用瓷磚。這方面，我想是不是可以和井手先生商量，請他在採購（瓷磚）方面，多作協助。

我認為瓷磚的色彩可以採用條紋的式樣。我對數字方面沒有什麼概念，但是我知道臺灣的工資大概一天是二十錢到六十錢左右。如是從事研究的話，在設備和土料方面，我認為是可以得到充分價廉的供應的。在臺灣，由於不必擔心冬季寒凍的問題，如果使用低溫釉藥的話，就可以得到自由自在的色彩。如果這樣做的話，我認為是可以充分發展的。

這種事做起來是相當愉快的（低溫溫度大概是六號測溫錐左右的溫度）。

說到這種火度，它和窯爐的大小沒有什麼關係。像燒瓷磚這樣大的窯，燒低溫的東西也可以燒得很好。也就是說像淡綠色那樣的釉藥放進去，我認為也可以燒得很好。就整體而言，其他的相關事項都已經做得很好了，只有外觀方面還不行。所以在外觀上應該還要下工夫去研究。

寺西：我認為溫度低好像就燒不出來的樣子。我希望知道怎

樣才能在建築上大量使用。

課長：井手先生，您的高見如何？

井手：這是建築上的一個問題。最近在總體的方向上，是希望能在材料上有所改善。在臺灣，因為光線很強，色彩太弱是不行的，所以我認為應該要做出更強烈的色彩。然而如果色彩強烈的東西突然出現時，民眾會很吃驚。我希望這方面要漸進行事才好。我認為臺北公會堂（譯按：即今日的臺北市中山堂）內部瓷磚的色彩應該要濃一點。這是談到我平常對事物的想法，事實上像出席這樣的座談會，對我而言，還是第一遭。至於臺灣陶業的分布狀態，我是從今天開始才知道的。陶業者在其崗位上默默地奮鬥，而一般民眾眼睛所接觸的卻是很少，所以就沒有辦法做出批評。因此我認為今後陶業的展覽會有必要常常舉辦。這樣一來，一般大眾也可以一睹本島的陶業產品，而對其作一批評。而我認為陶業者也可以藉由聽到這些批評，來著手改善。平時我會想到一些遺憾的事，那就是臺灣一些類似工藝品的產品。就拿我們在市內店頭上所看到的各種木製品來說吧，在臺灣有種種木工用的好材料，但是用它來苦心製作的優秀作品卻付諸闕如。我認為這就是外觀設計不足之故。如果我們到商店裡去打聽一下，他們就會說：即使花了很多的心血做出來的東西，也沒有買手。所以這樣做是行不通的。再說，由於做出來的東西，在外觀上是千篇一律的，所以也沒有人來購買。總而言之，臺灣在加工品方面，原料是很好的，但是意匠卻欠缺。換句話說，也就是沒有使用頭腦。今天的陶器看起來是有相當的程度，但是我認為在設計方面，努力的餘地好像還是很多的。我認為就像大森先生所說的，要在設計方面再稍加用心的。

才好。設計精謹到絲毫不留空隙的程度，其結果則和毫無設計沒有兩樣。要使臺灣產品讓島內的大眾所熟知，還是要使一般民衆的智慧向上進步才行。

大森：井手先生所說的，我很清楚。在東京，常常舉行展覽會。這種展覽會有很多種。像工藝品之類的展覽會，就沒聽說過把任何東西都放在一起來展示的。通常都會把作品作局部的限制。

留下空白是很重要的。即以繪畫來說，像日本畫那樣，會自由自在地留下很多空白，而不把它畫得很濃密。這就是日本人的特徵之一，也是西洋人所不能了解的事。

課長：蔡先生有何高見？

蔡：我想就自己本身的作品作個說明。

我自己的作品全部都是辰砂釉的產品。在坯土方面，我是用北投黏土，加上從內地買到的土料和石英混合而成的。

辰砂方面，我認為沒有呈現紅色，而出現顏色很淡也是不錯的。現在做出有些淡色的作品。在溫度方面也是很高的。這件作品（出示水牛製品）雖然是用內湖庄的黏土所作的，硬度卻相當高。將來我想要照樣再做下去。它雖然帶有一點的黑味，我認為卻也滿有趣的。但是它卻不是大眾化的作品。最近我用臺灣房屋的造形來做煙灰缸，但是這也是一樣，要想用它來作大眾化的產品，將它大量生產，還是不可行的。

我想要不施辰砂釉，就以鄉下房子原來的特色呈現出來，而在燒成方法和土坯上努力地加以活用。但是盡可能地多聞廣見是很重要的，所以我想一定要到內地陶瓷業的產地去多多參觀考察。

在臺灣陶瓷業上的大缺點是沒有木節黏土。在本島內應

該在什麼地方會有木節黏土才對。所以把它給找出來是非常必要的。所以我在這裡有個請求，是不是可以作個懸賞，請諸如在山地執勤的警察等這類人士，就其所見，作個通報。

寺西：在殖產局方面，會依照能力所及，接受陶業組合（公會）的作法，希望在原料的購買等方面，能加以協調。這樣一來，把這些東西加以分配的話，就可以減低成本了。還有，在展覽會方面，或者在販賣方面等，我們也希望加以統籌策劃。

大森：對於耗費工資，卻很有親切感的作品，有沒有喜好者呢？

蔡：現在這樣的人是很多。臺灣人尤其是喜歡有細緻感的東西。

大森：這麼一來的話，那就很難了。（譯按：大森等人顯然不喜歡過於細緻的產品）。

課長：加福先生，有沒有什麼要注意之點？

加福：我對於瓶罐方面比較有興趣。就像現在這個香水瓶一樣。價值只要五、六圓的香水，卻使用一個十圓的瓶子，這種情形是有的。這種愚蠢的事，在從前是不可思議的事，但是今天卻逐漸有了這種傾向。十圓左右的瓶子還是很普遍的。

對於日本而言，現在臺灣的香水正在發展。如果善加利用，我認為是會有遠景的。因此，我認為在陶器中加上日本的特色是很好的做法。我希望盡可能使用奢華品。在香水瓶方面，最大的缺點是在於蓋子，也就是說要考慮到香水逸出的問題。能注意到這個問題時，將來才會有希望。還有，在臺灣南部的高雄州，有天然瓦斯從深處噴出。這種瓦斯伴

一 臺灣陶業相關問題座談會

隨著細黏土噴出。這種黏土拿來做成在新嘉坡所使用的大素燒甕。裝水之後把它放在高處，據說由於它會漏水，所以會使周圍容易冷卻。我想在這方面去考慮，不知道結果會是如何。還有一點，我們有極粗糙的磚塊，如果把它作成葫蘆形的花盆，拿來種植蘭花之類的東西的，不知道是否可行？

服部：我想，製作臺灣盛裝「瓜子」的容器，是很不錯的。

由於「瓜子」受潮就不好，爲了不使瓜子受潮，我認爲只要在陶器內部上釉就可以解決了。因此，把它當作臺灣的禮品來販賣，同時把它申請型式專利，我想，也是很好的？

在臺灣業者方面，由於對於本業並沒有充分的認識，因此無論如何，大家一起到內地陶業發達的地方去考察，是有必要的事。

大森：所謂外觀設計云者，是相當艱難的事。但是我還是希望以漸進主義的方式進行下去。也不必對外觀設計上太執著，應該要考慮到：一燒，二土，三細工等方面。我認爲把技工擺在第三位是比較好的。

因此，燒成、材料、與技工等三方面密切配合，取得平衡是必要的是事。

蔡君的作品已經達到能在帝展中入選的程度了。我希望今後能稍微從事研究。譬如說，像動物（龍）的眼睛一類的東西，就沒有必要特意加進去。沒有了它，也是很好的。

課長：大森先生，您在雞皿燒方面下了一番苦心。我想聽聽這方面的情況。

大森：從前在中國，有人把雞血混合起來燒。我的作品與此很相似，所以後來就漸漸地給它取了這個名字。在德國達爾頓地方就有很好的產品。

所謂雞皿燒云者，倒不是有什麼特別的燒法。只是在它的燒法上有一點竅門而已。由於顏色變化得很快，所以在燒成的時候對這一點要多加注意就是了，因此，這種顏色和其他的東西並不類似，所以，我想，這就是它的趣味了。

這種紅色不是薄弱的味道，而讓人有一種厚重感，它是在一千二百度左右燒成的。

課長：像我們在書籍上或淨琉璃（譯按：日本傳統戲劇名）中所看到的一樣，從前的陶藝家是否只是苦心孤詣地在燒成方法上用心探究而已呢？

大森：這不只是在燒成方法上這樣煞費心機，在整體各方面也都是這樣地苦心孤詣。

陶業一事，無論在事物性質的利用上，或者是在燒火的方法上，都是很重要的。在陶器製作上，要毫無雜念地去從事，一心一意。就像燒窯時，絕對不能很快地把窯門打開一樣。

課長：我們在這裡領教了各種各樣的金玉良言，實在非常感謝各位。在這裡我想就此宣布散會。還有，如果方便的話，我希望大家會後能留下來，再慢慢地交換意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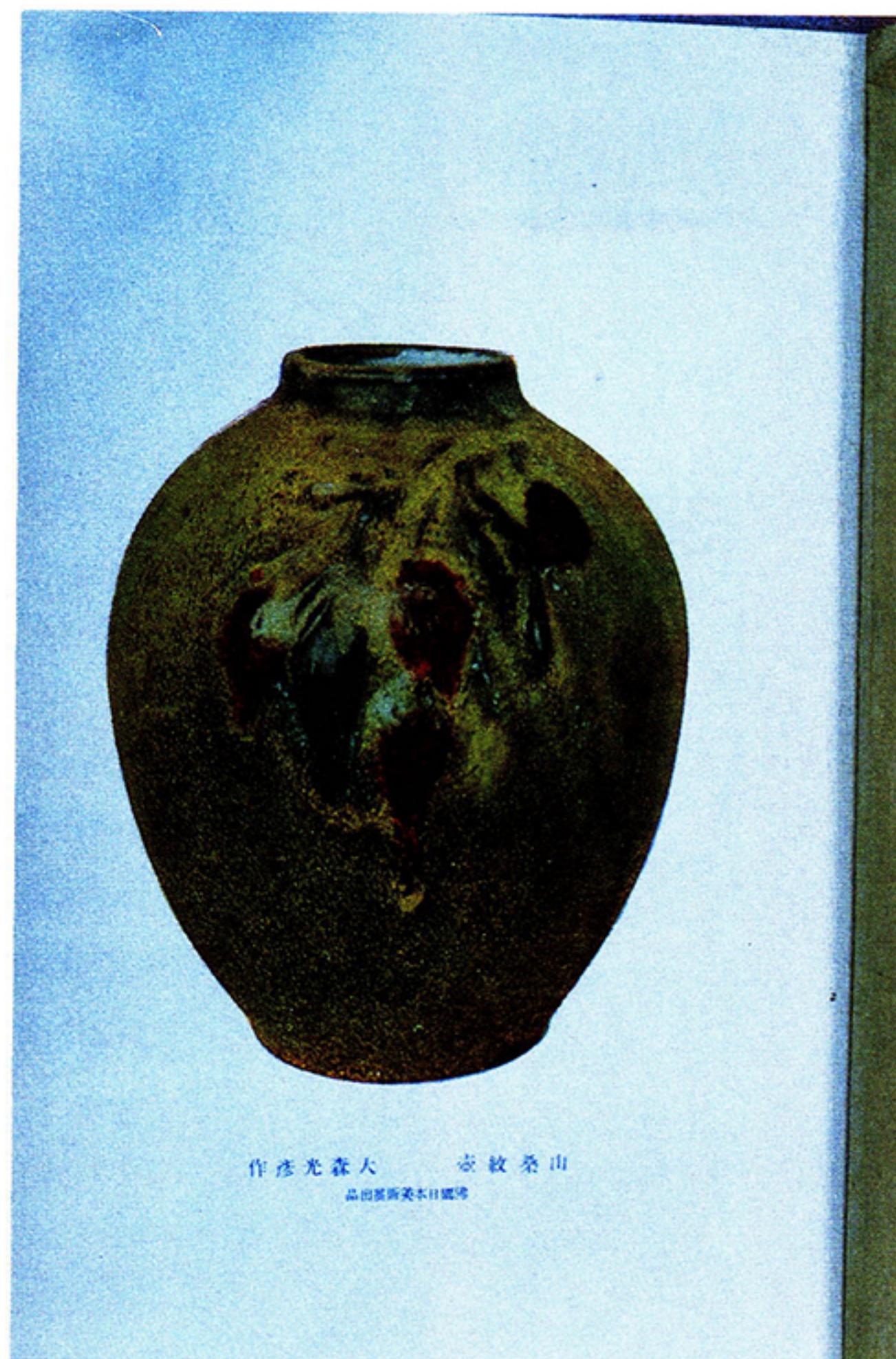
四點鐘時，座談會結束。然後大家各自就其作品作各種批評。

本文譯自 〈臺灣陶業の關する座談會〉

昭和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發行

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

附註：本文承恩師吳毓棠教授及前輩邱垂吉先生指導斧正，特此申謝。



作　者：大森光彥
作　品：山桑紋壺
資料來源：大森光彥著《陶窯巡り》（封面內
頁）昭和五年・東京太陽堂
(陳新上翻攝提供)

作　者　簡　介

陳新上，民國三十六年生，臺北市人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。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。